

母碧芳 著

荆冠

作家出版社

荆冠



母碧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荆冠/母碧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3
ISBN 7-5063-2906-9

I. 荆… II. 母…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038 号

荆 冠

作者: 母碧芳

责任编辑: 苏红雨

装帧设计: 四维奇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30 千

印张: 14.25

插页: 4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906-9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小传

母碧芳，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第六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巴金文学院院士。曾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历任教师、记者、文学编辑、行政干部。现任沙汀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绵阳市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

著有《母碧芳散文报告文学选》，长篇小说三部：《惑之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文化部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优秀作品奖、四川省第三届优秀文学作品奖；《今夜我们试婚……》，香港情+缘出版社出版港台繁体本；《无雨的日子》，春风文艺出版社列入“布老虎丛书”出版。上述几部作品均被美国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

曾出访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被国内外专家、媒体誉为“中国新都市文学代表作家”。

目 次

第一章：染柳烟浓，人在何处·····	1
她是上帝对他打出的一个难以揣摩的哑谜·····	4
我看不像是小孩打仗戴的帽圈，倒有点像耶稣受难时头上	
戴的那个·····	11
第二章：献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22
早茶、晚酒、五更色·····	28
第三章：以谁也听不见的足音和这座城市作一次深长的交谈·····	38
日暮空村，何依依·····	48
第四章：领班执旗的人·····	59
难道你没发现我眼睛里一开始就贴着张寻人启事吗·····	69
第五章：放下吊桥，好让你大步走进我的心坎·····	76
触手可及、吹糠见米·····	85
崇拜朝阳·····	89

第六章：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98
丈夫是你的，县长是大家的	114
把我们同时推上了一个风口浪尖	119
第七章：真是将飞者翼伏，将行者足擒，换人如换刀呀	125
我的心坐在雨水的阴影里	132
她的思绪仿佛钉在一个点上，又像扇一样从这个点散射开去	138
第八章：小人同而不合，君子合而不同	147
祸福之兴，莫不本于家室	158
真像一排洪峰，要把她推上风口浪尖	161
第九章：界河深深，他是河那边一座沉默的山	163
人在面对江水时，可以分散一些视力，不致逼视对方， 让对方说出难以启口的要说的话	175
第十章：难道在你长长的一生中，就抽不出一个短短的午后，或者 一个短短的的夜晚吗	182
翘啥尾巴，就晓得要放啥屁	186
你不能换掉我的干花	196
第十一章：我年轻我选择	200
我要和谁斗，哪靠你这些下三烂的行径	210
第十二章：未成曲调却有情	221
这豆腐一清心，二降火，加上小白菜，又一清二白， 那是要肉有肉，要骨有骨，形神皆备呀	236

第十三章：叫你的名字，如衔着一个好运	244
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251
说到底，我是个风吹柳动，顺势而为的人.....	259
第十四章：不知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	264
新月亮出来后，老月亮哪里去了？噢，剪成星星撒向了天空.....	267
你好比杨柳遭霜打，但等春来又发芽.....	272
第十五章：要杀要剐，随她去	281
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之味.....	288
生意人嘛，哪个不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299
第十六章：不患位不尊，而患德不崇；不耻禄不够，而耻知不博	302
他的自尊心意外地受到了一次尊重.....	308
这花身价本来就不名贵，现在又快要蔫了，是不是该换换了.....	316
第十七章：其实，说穿了，我们都面对着同一个情敌	320
希望实现之前，太阳在你面前升起，希望实现之后，太	
阳在你身后落下.....	329
贫穷很容易使人对生活产生错误的理解，而富裕却能让	
人对金钱找到正确的解释.....	337
第十八章：他虽然不算是个好丈夫，但却是个伟岸的男人	341
惟一要做的，就是作壁上观，看一场好戏.....	344
他小子可是去年的笋子，今年的竹啊.....	349
第十九章：我没有见过上帝，也没有见过耶稣，可我却见到了你	355
这点情感纠葛对于一个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只不	
过是生活长河里一朵浪花，一棵参天大树上的一枝赘桠.....	358
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好话是女人的养颜膏.....	366

第二十章：礼贤下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知人善任·····	372
种树人不立碑，功过是非刻在每片绿叶上·····	376
第二十一章：整个体育场如一枚巨大的纪念章别在西华胸前·····	385
我就不信，这世界上横行的除了螃蟹，还有你牟刻金·····	392
她终于找到了一次可以让自己生命之光向外辐射的机会·····	394
第二十二章：荐人不察，心余力绌·····	400
难吃的是红皮的萝卜、紫皮的蒜；难斗的是抬头的女子、 低头的汉·····	402
第二十三章：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刺激我对于工 作的永远渴望，以及超越个人的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 情洋溢，并做横海扬帆的美梦·····	415
大概我的人生方式就是山峦和森林的方式，我的归宿， 千里万里都在森林里·····	422
他恼羞、他惭愧、他后悔、他愤怒，可他最终还是非常非 常的高兴·····	425
第二十四章：断臂虎就是折断了手臂，也是一只虎·····	432
一个君王就是一段历史，一届市长就是一个城市的一页·····	440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44
尾声：·····	448

第一章

染柳烟浓，人在何处

“这太阳怕是生病了，要不本该明媚的春日，咋会一连数天不露下脸呢？”欧尔璇撩开纱帘，瞟一眼窗外，嘴里嘟哝着，眉间挽一个萧索的结。

虽然她一向不爱阳光，可也不希望老天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哭丧着脸，泪珠儿成串。至少今天她不希望！今天，欧尔璇要为一个男人送行——为一个让她有望无望、无望有望，让她心怜、心恼，又心迷、心恋的男人送行。她要送那男人一件礼物。那礼物在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别说买不到，连想也叫人难以想像……

起初，她想花千把块钱给那男人买套名牌西装，但觉得太俗。又想去书店买套对他们那档次的人时下最流行的书，诸如《危机时代的哲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什么的，也觉不妥，因为那男人本身就是个东西方对比哲学硕士，而且还搞过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别说叫他去读这些书，只怕让他写也能写出几部来。后来想，干脆啥也不买，就一个信封、一页白纸，让他感到一切尽在不言中；要

么抄它一首《异地的你》或《白天不懂得夜里的黑》这样婉转抒情的流行歌；要么录它一盘抽肠裂膈的告别辞……仍觉不行。她深知，像他那么有深度的男人早对这些小儿女的玩意儿不感兴趣了。

已经临近那男人启程的日子，欧尔璇还没有想到最佳礼物，索性不再考虑，打算到时就素手一双相握告别。可是，在一个黄昏时刻，鬼使神差，她突然就想出了那么一个举世惊绝的招儿——她要做一个顶耶稣受难时戴的那种荆冠送那男人。她说干就干，先到野外采来黄荆条，涂上红黑两种色彩，然后照着画册上的图案精心编制。礼物做好后，她用一个小精美的盒子装上，再没动过。她打算情人节那天把这礼物送给那男人，可他要出差了。她想无论如何，在他启程之前，一定得送给他。

今天便是那男人启程的日子，欧尔璇早早就起床了。确切地说，昨晚她几乎一夜无眠。本来他们约定启程的前一晚要见一面，但不知是啥原因，那男人没有践约，只在晚饭前来过一个简单的电话，说是另有安排。对那男人这样的做派，欧尔璇已习以为常，可她还是等着他。她总以为，临行前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办，但他应酬完或是处理完什么后，还能再来。

一个难挨的长夜过去，一个难挨的早上又过去了，那男人还没来，电话也没来，只有窗外的雨越下越绵，越下越长。许是为了安全，他改变了启程时间。欧尔璇心里这么想着，不再眺望窗外。走回床边，她响响地打了一个哈欠，身子一歪躺了下去，她想补补觉。恰在这时，电话响了。

“半小时后，车在老地方等候。”那男人只这么简单地说了句。

这么说，他今天顶风冒雨也要走？欧尔璇放下电话，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匆匆梳洗打扮。这时有人摁响了门铃。欧尔璇极不愿意这会儿有人来打搅，但迟疑了片刻，还是开了门。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床啦……有事要出去？”门口站着欧尔璇的顶头上司——省报记者部副主任江傲。江傲一脸谦恭、和悦的微笑。

“是呀，有事要出去……”欧尔璇先是一惊，继而神情冷漠地回话，“我昨天就告诉过你，这几天我请假，如果有啥要紧的采访，请安排别的记者，机动的又不止我一个。再说，今天本来就是礼拜六！”

“尔璇，璇……你别……听我把话说完嘛。我哪是要安排什么任务，你要去，我还不让哩，这么大的雨。我是想……利用这个双休日，再好好……和你……谈谈我们俩的事……”江傲一听欧尔璇要走，急了，忙不迭地说着自己的来意。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今天我确实有更重要的事！”欧尔璇一听江傲的来意，更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不等对方说完，就打断话头。她不愿意为了眼前这个男人误了今天那高于一切的送别。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不行，你不能去！”

“……………”

一场简单的对话就这样飞快地结束了。

欧尔璇穿一身磨绒牛仔装，撑一把一般男人才用的很大的黑伞，把那装着礼物的盒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小跑着朝报社后门外的媚江河堤奔去。

这段杨柳依依、雾霭萦绕、行人稀少的河堤，就是那个男人在电话中隐称的“老地方”。

迈上河堤，欧尔璇的心越是发慌了。染柳烟浓，人在何处？他们往日碰头的那棵老柳树下什么也没有。又跑了一段后，她才依稀看见那辆墨绿色的丰田停在另一棵大柳树下。她出了一口长气，放慢脚步朝车的正前方走去。她隐约看见挡风玻璃前的雨刮器在来回不停地动着，车里好像除了他和司机，再无别人。

咋就没有一个陪送的？是组织没安排，还是他不愿意？他的夫人呢？欧尔璇在离车仅有两米处迟疑了片刻，然后疾步走向车的右侧。

车右侧后排的玻璃很快滑了下去。一张眉头紧锁、两腮铁青得有些令人生畏的国字脸倏地跳进欧尔璇的眼帘。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听到一个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声音：“欧记者，你……托我带的东西……”

天！怎么这样说话，他怎么会这样说话呢？欧尔璇瞠目结舌，像是面对一张陌生的面孔。

接下来，那男人说了些什么，她说了些什么，她又是怎么把那盛着礼物的盒子递进车窗的，她全没了头绪。她只感到，很快，那墨绿色的

丰田在发出了两声“嘟嘟”的闷响后，屁股一甩，就沿河堤去了。她手中的大黑伞也倏地脱落，像缀在飞机尾巴上减速的降落伞，跟在丰田屁股后边一旋一旋地跑得老远老远……

风越刮越强，雨越下越大。

“老天，你就用这种阴湿的长线把我的心也扯走，把我的魂也扯走吧……”欧尔璇呓语着，像一尊“收租院”里苦难的泥塑人，痴呆呆地伫立在风雨交加的河堤上……

在河堤的另一端目睹了这一切的江傲嘴角掠过一丝阴森的笑，从牙缝挤出一句咒骂：“吉兆，你这样对待她，不得好报！不得好报！”

她是上帝对他打出的一个难以揣摩的哑谜

苏辛把一套从右侧开衩的驼色紧身羊绒套裙穿好后，又配上比肤色略深的厚弹力袜，再配上黑色的高跟束带靴，然后对着客厅那面大壁镜学着时装模特儿的样子走了走猫步。

“确实不错！”苏辛自言自语一句，想起那天去百盛购物中心选春装时，售货小姐滚瓜烂熟的推销词：这种右侧开衩的裙装是专门为职业女性设计的。它既给人一种无风起涟漪的感觉，又能使人行行动果决便利，既典雅又大方，比那种走起路来歪歪扭扭、裹身、不开衩的一步裙好看得多，实用得多……

“行，就穿这身去迎接他。”苏辛又自言自语一句，把一枚像五线谱中那种强音符形状的胸针别在领子上，旋即又转到梳妆台前涂了点口红，描了描眉。

他还会是那般模样吗？还是那张极富雕塑感的脸吗？还会是那种明朗又沉重。热情又冷峻的神情吗？十几年了，他还能认出自己来吗？苏辛一边涂着、描着，一边悠悠遐思着，一个在记忆里已经睡了很久很久的故事涌上了心头。

那时她刚从青平县林业局调到县委宣传部，按要求要进行三个月的岗前学习，于是她进了市委党校。

她刚去时班主任是位年纪较大的女老师，还没几天，女老师就生病住院了。接任的是一位名字很别致的男老师，他叫吉兆，顾名思义：吉祥之兆。吉老师很年轻，是个刚毕业的中西方对比哲学硕士。他气宇不凡，一表人才，看哪儿都很顺眼。据说，他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江浙人，因而造就了他兼济南北优点的身体。最惹人注目的当是眉宇间那道罕见的皱纹，那道皱纹蹙着时像火苗，展开时像对鹰翅。有人说他酷似西方雕塑中那个深沉、刚毅、引而不发的掷铁饼者，又有人说他颇有一副耶稣或拉奥孔悲悯、抑郁的脸孔。总之，他似乎永远都沉湎于某种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的探究之中。可是，他在讲台上又特别灵动，充满志趣。他上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人真理，不如教人如何发现真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贵自得。”一个别致的开头一下就把所有学员的心抓住了。即使是枯燥的理论教条，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自然，他的一表人才加上那种幽默而不同于流俗，机智而不流于圆滑，平淡不失丰厚，严肃不乏活泼的儒生气质，很快就在学员中产生了一种亲和力和向心力。学员们除了上课，课外时间也老爱去找他，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为数不多的女学员也几乎都成了吉兆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

她苏辛却不知为什么，一直躲着他。其实，在吉兆还没有接任他们班主任时，他就在她的视野里出现过好些回了。她老觉得吉兆每次看见她时，那眼睛背后还有一双眼睛——他远远地看着她，就像冬天里隔着一层雾凝视一缕阳光。她弄不明白这双眼睛要在她身上捕捉什么。为了不惹出什么麻烦，她尽量回避着那双眼睛。吉兆似乎也觉察到了这种回避，渐渐地收敛了那种目光。

也不知是不是上帝寂寞了，想看一场戏，终于找了个机会把他们扯到了一起。

那是那年的植树节，学校进了一批女桢树苗，校领导要求师生尽快把它们种植在校园内。吉兆所带的班被安排绿化校园后门的一片荒地。她当时正患重感冒，大家都劝她别去。可她却坚持要去，她说她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至少可以把把关，增加一些成活率。可没干多久，她就晕倒了。在场的学员看到这种情形一下都手足无措了。

正在挑水的吉兆知道后，放下水桶，箭一般冲过去，拨开人群，抱起脸色煞白、嘴唇青紫的她，本能地低下头去，将自己的口对着她的口，有节奏地吹了起来。大约两分钟后，她恢复了自己的呼吸。

当她醒来后，第一眼就看见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正逼视着她。她从那眼睛里读出了焦急和欣喜。那双眼睛没有一点邪意，它们是那么令人震撼，令人心暖。她还感觉到了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中在发出强烈的男人的气息，还有他强劲的骨骼和肌肉……她多么想就那样靠着这个强健的、兄长般的男人的胸膛，就那样靠下去……靠下去……

她同时感到，刺眼的阳光和所有在场人的目光以及院墙上那些树蔓、青藤顿时全都杂糅在一起，搓成了一条很长很长的x光射线，直射她和吉兆的魂灵……

照理，对这种起死回生的搭救，应涌泉相报，而且又是那般近距离的接触，擦出一股火花是非常正常的。可她苏辛仍然对吉兆敬而远之，仍然停留在一般师生关系上。她不愿让美好的情愫被亵渎、被玷污。

吉兆好像也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像有一种默契似的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直到有一次，吉兆带班外出搞社会调查，已是返校途中，似乎他实在忍不住了，才小心翼翼地没话找话地问她：“你怎么叫苏辛？”

“怎么，不好吗？”苏辛笑笑反问他道。

“好，听起来很好，觉得你开心快乐，可看起来怎么后面用的是辛苦的辛？”

“哦，其实很简单，我爸姓苏，我妈姓辛，所以就取了个听起来快乐看起来却苦的名字。不像吉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

这一搭话，自然他俩的距离就拉近了。这时，吉兆又进一步问道：“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娃的女诗人？”

苏辛先是一惊，之后微笑着颌首表示认识。

“我觉得她很像你哩。从第一天看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像。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诗。她的第一本诗集《我叫林娃》出来后，我没买着，还专门借了一本去复印……我怎么看你，都像那本诗集扉页上的照片……”

原来是这样。面对这么一位有才、有貌，于她又有救命之恩，又如

此看重她的知音，她真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就是当年那个被人吹得上天了，笔名叫林娃的女诗人；真想畅畅快快地和他交流一番。可是，望一眼本来就对他们有些眼光异样的同学，她克制了自己的冲动。

她本想回校后，另找机会向吉兆表示一点什么。但刚回学校，吉兆就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电报说他的妻子早产了，母子俩都处在垂危之中，要他马上赶回省城。一听这消息，她一下懵了——他那么年轻，怎么就有妻有儿了？仿佛某种希望的东西一下子没了，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同时，她又为吉兆的妻子、孩子的安危担心，为吉兆的焦急、劳累担心。

似乎她难以忍受这种苦痛和担心，更要命的是，她老是感到吉兆那张棱角分明的嘴唇还在她面前绕来绕去，而且短训也即将结束，以后她要再见到他会是多么的困难……

终于，她禁不住，在吉兆走后的第三天也去了省城……

苏辛正沉浸在难忘的往事中，机要电话响了。她随手按下免提键，里面顿时冒出个脆生生的小伙子声音：“喂，苏秘书长吗？我是小吴，省里来电话，吉兆的车是上午九时出发的，因为那边下雨，估计要晚个把小时，但最迟在中午一点左右也会到的。一切准备都已做好，午饭安排在市委招待所三号餐厅。”

“知道了，我马上去。招待所见！”

挂了电话，苏辛呷了一口浓浓的花茶，又在脸上擦了点湿粉。尽管她已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可仍不满意，她总觉得镜中的那个她，倦意满面。是啊，她从青平县调来市委才一个月，就忙了一个月，熟悉工作，摸情况，还干具体工作，成天搞得昏头昏脑的，早该松弛松弛了。本来打算这礼拜六好好睡个懒觉，恢复一下，可是吉兆这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要下派来市里作副书记，而且说来就来，提前了一个礼拜。

对于吉兆的下派，传闻不少，各说不一。有人说，他本是当下省长常安的红人，他从西华党校调回省体改委后，就被当时做省委组织部长的常安看中，不到半年，常安就让他挂职到宏都当代理县长。后来常安做了省长，又把他调回省府做副秘书长。他对他一贯器重，而且已将他定为下届省府秘书长的候选人，怎么又突然下派来西华做副书记呢？肯

定是冒犯了常安，或是犯了什么错误；也有人说，他是下派来镀金的。但像吉兆那么优秀能干的干部来西华市镀金至少也该升半级，不至于有这样看似平调，实则降级的安排。西华几位书记也曾私下里猜测、议论过，但似乎谁也没猜透上面的用意，只好服从组织，顺其自然。可当吉兆来时，市里几位书记又出差的出差，生病的生病，只有她这个还半生不熟的秘书长全权迎候了……

真是天意啊！无论吉兆是什么原因调来西华，对她苏辛来说，冥冥中都好像有一种神的旨意。她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害怕，还是……她真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见了面后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场面。想到这里，苏辛的脸上又飞起一片红晕……可一看表，已经十二点过几分，她不敢再往下想，匆匆出了门。

苏辛疾步向车库走去，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穿戴很流行的女孩正在车库前走来走去，好像在等什么人。她晃晃脑袋，仔细辨认了一下，也没认出那是谁。只见那女孩穿一件质地硬、剪裁线条也很硬、翻领至肩的上衣，腰身很短，衣袖却长至手心。下着一条裤脚两侧开了口的紧身喇叭裤，脚上是一双底很厚很宽、两头翻翘的船形鞋。一头打了彩色摩丝的短发机械地贴在脸颊两侧，中间一绺却又高高地散在头顶。整个看上去，活像一只刚从闪电中走出来的企鹅。苏辛对这种打扮很不以为然，尤其是出现在市委机关，显得特刺眼。但换个角度看，她又觉得这种充满金属感的装束很有意思，这些被称作“新新人类”的小年轻的确很具时代特征。那么，自己那远在旧金山的妹妹和女儿如今又会不会是这种机器动物似的打扮呢？苏辛且走且联想着远方的亲人。忽地，耳边响起了一串甜腻腻的叫声：

“哇噻！这不是苏县长，苏大姐吗！你今天这身打扮真靓啊！”

“你是……”苏辛在那种时髦、作秀、甜腻腻的叫声中站定，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这个像企鹅的女孩。

“哎哟，不认识啦？我是飞飞，牟刻金牟书记的姨妹孟飞飞呀！早就听说你调来啦，可一直都未见着，今天总算……”

“哦哦，飞飞，是你呀！我真是一点都认不出来了。”苏辛回着话，脑海里翻出一个在青平县时看到的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那个

飞飞和眼前的飞飞一点也不搭界。

“飞飞，你的变化可真大呀！呃，你不是在市里当传呼小姐吗？”

“嘻，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都改几次行啦！传呼小姐多没意思，一天到晚说得口干舌燥，就那么几句话，而且也没谁认识我。没意思，一点没意思。所以，姐夫就把我安排去当女交警。”

“女交警多好啊！站在岗上当指挥神气十足。”

“不行呀，我哪吃得下那碗饭？你不知道，没多久，我站在岗台上就发癔症了，老觉得前面的车全往我身上开……”

“哟，有这么严重？那又干啥了？”

“又改去当巡警。哎，也不好，老挨骂。”

“谁骂呢？”

“群众呗。”

“骂啥呀？”

“骂呀，骂我们头戴乌龟壳，肩上贴膏药，腰杆别硬火，到处吃抹货。”

“哈哈……哈哈……飞飞，你可真好玩儿，那现在你又干啥呢？”

“现在吗？现在在电视台当‘发烧友’的主持人哪！”

“你真行，这么小的年纪，就换这么多工作了！”

“嘻，我这还算不上什么，人家厉害的还有一年跳三五次槽的呢。没听我们这代人的口头禅？我选择，我高兴！”飞飞眉飞色舞道。

苏辛惊诧地摇摇头。

飞飞盯一眼苏辛，觉得自己口气太大了点，又改口道：“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条件，我这还不是沾……沾姐夫的光……”

苏辛听了这话，打了个闪，忙岔开话头道：“噢，飞飞，我这会儿还有点事要办，先走了，有空，我们再聊，好吗？”

“行，我马上也要走。我在这儿等姐夫的司机小陈，我姐要去医院。”

“你姐怎么啦？”苏辛这才想起，自己来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去看看那个可怜的女人，好歹她还是牟刻金的老婆。哎，牟刻金也怪可怜的，娶个老婆年轻时就得了抑郁症，只要牟刻金一出差，她就睡不着。